



火种

艾明之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长篇小说《火焰三部曲》的第一部。

它写的是1918—1927年这一中国政治形势急速变化的历史时期上海工人的斗争生活。作品通过工人柳金松及其家庭的遭遇,反映了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到自为、由自发到自觉的斗争和成长过程,最后表现了他们配合北伐,举行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。虽然起义因蒋介石的叛变而暂遭挫折,但革命的火种已深入人心,并在第二代中发芽、生根,准备着迎接一场更艰巨、更复杂、更广阔的革命风暴。

作者以真挚的感情和炽烈的爱憎,叙述了工人的苦难生活,描绘出波澜壮阔的斗争场景。作品淋漓尽致,色彩鲜明,故事曲折复杂,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。

封面设计:贺友直

火 种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45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1 $\frac{7}{8}$ 插页2

1981年5月北京新版 1981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140,000

书号10019·3126

定价1.45元

上 篇



第一章

一

“我今天会碰到他吗？碰到了，怎么跟他说？碰不到呢？……”

一九一八年三月，辛亥革命后的第七个春天，殷玉花在第一道鸡啼后惊醒过来，再也睡不着了。

月亮西沉，星星隐消，在黎明君临的前一刻，周围显得特别黑暗。整个世界连半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。房屋、市招、马路、树木全象泡在一缸又深又酽的墨汁里，黑魇魇地浑成一团。

殷玉花独自坐在床沿上，两只赤裸的脚，漫不经心地吊着；一只脚已经套上了鞋子，但她显然已经把它忘记。她低垂着眼帘，沉思着，很久很久，没有动一动。

这是英华烟厂单身女工工房。说是工房，不如说是装人的大木匣更确切些。这个长五丈八尺，阔二丈的长方形木板房，住了一百多名女工。房里排着四长列木床，每列木床之间，只留下很狭的过道。床是三层的，每一层不过二尺宽，睡着睡着，常常有人翻下地来。一个老年女工，就是这样跌断了气的。木床又矮又短，睡觉时不得不把脚支出床外。从过道上

通过，必须侧着身子，细心地从一只一只伸出来的光脚上跨过去，钻过。一不小心，嘴巴就会撞在别人脚髁骨上，再不然就踩着别人，招来一连串咒骂。工房里的空气坏极了，闷极了。腐烂的木板，肮脏的鞋袜，难闻的裹脚布，墙脚根的湿苔，床底下的杂草，房子末端的四只马桶，加上女工们从厂里带回来的强烈的烟草味，竞争似的散发出各种各样难闻的气息。初次踏进这个工房，谁都忍不住被这股强烈的气息冲得作呕。然而，这一百多名女工，却一年、两年、无数年地住了下来，有的就在这里埋葬了自己的一生。这样的工房，厂方也不是白白奉送的，每月还要从女工们少得可怜的工资里扣掉一笔租金。尽管如此，许多单身女工，特别是新从四乡跑出来的，对于那些住工房的人还是非常羡慕。她们中间有很多人，就连这样一个铺位也得不到，每天下工以后，她们象游魂似的到处转游，为的是找一个地方歇宿。只要工房里死掉一个人，尸首还没有抬走，就有人拎着自己可怜的小包袱，等在床前了。

殷玉花睡在最低一层。泥地上的湿气，不断上冒，铺板和垫着的稻草，整年整月都是潮腻腻的，掀开稻草一看，在长满了霉斑的铺板上，蟑螂、小蝎虎、百脚、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虫活动得欢极了，简直象个小小的动物园。八年前，殷玉花刚搬进工房，这许多小动物把她吓得浑身哆嗦。她用半个屁股坐在床沿上，坐了好几夜，就是不敢睡到床上去。这一切都过去了。殷玉花终于习惯了这一切，潮湿、虫豸、恶臭……全都习惯了。有时，半夜里，什么东西咬了她一下，将她痛醒。她甚至懒得起来搜寻它们。她在床上翻了个身，立刻又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当她在床上发现压死的小蝎虎或是百脚的尸体，

她几乎想不起来，这些不幸的小家伙是怎么牺牲的。

天空透出堇色的曙光。她坐在床沿口，右手无意识地把一支从铺板隙缝中钻出来的狗尾草绕在手指上。她好象很平静，只有从她颤抖的手指上，才看得出来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七上八下的翻腾，搅得她发慌。

“我今天会碰到他吗？”她一次又一次地想，“碰到了，怎么给他说呢？如果碰不到呢？……”

一想到今天就要碰到他，脸上立刻火烧火燎似的发起烫来。从出生到现在，除了跟自己的亲爹，她还没有跟任何男人单独在一起过。不去吧，这个决心不仅始终定不下来，甚至一想到，今天兴许要碰不到他，可能永远永远都再也碰不到他了，心里立刻好象崩塌了一个口子，空空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冒了出来。

她想得很多，很乱，很远。半个月前偶然发生的一件事，重又涌到她眼前。

呵！世界上的事，要多巧就有多巧！

二

殷玉花生长在苏北一个贫瘠的农村里。玉花的爹十六岁就上地主陈大肚子那里当长工。陈大肚子是清朝江浙盐务使的远房兄弟，仗着这一点官势，陈大肚子就成了地方上的太上皇。连县知事逢年过节都得坐轿子来向他请安。那时玉花的爹年轻，干活不惜力，庄稼活儿不管粗的细的全拿得起来，陈大肚子看在眼里，为了拴住玉花的爹，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干

活，就把一个得了干癆的丫头许给了他，这就是玉花的妈。

殷玉花是头生女儿，每隔一年，她妈就为她添加一个弟弟或妹妹。这一家人，日子原来过的就不周全，一年有九个月靠挖野菜蕨根、采榆叶、刨树皮过日子。他们的困难跟着孩子的增加比例地上升。殷玉花六岁还穿不上裤子，一根草绳，拴几块杂七杂八的麻袋片，就是她最好的衣服了。

“养儿育女，哪有我们穷人家的份儿呵！”玉花的妈一次又一次地叹息着。

就在那一年，玉花的爹得了一场伤寒，挣扎了四个多月，好不容易从死亡的铁掌中逃脱出来。可是，浑身上下，瘦的就剩几根骨头柱柱了。陈大肚子料定他以后再也不能替自己卖命了，不等他病好，就在一个雨雪霏霏的黄昏，把他们全家赶出村子。

玉花的爹带着干癆病的老婆和五个孩子，走遍了全苏北。那年月，到处都是穷苦无告的人呵！他们靠着乞讨和打零工混日子。当他们流落到清水塘时，五个孩子饿的饿，病的病，死得只剩殷玉花和最小一个男孩，玉花的妈病得也只剩一口气了。

这个清水塘已经完全干涸。芦苇、刺蓬、野花杂草，长得无边无涯，望不到头。塘底布满了石卵和蟹洞。玉花的爹打听下来，这是一片无主荒地，县上并且有过告示：谁开，谁种，谁收。多少跑荒的人来看过，用手掏起一把石卵和盐粒似的砂土，望望和天涯相接的一片芦苇，摇摇头，绝望地走了。

玉花的爹绕着清水塘转游了整整一天，最后把手一摊：

“不走啦！我们就住下吧！”

“这……这行吗？”在陈大肚子家磨累出来的干癆病，连年的生育，长期的挨饿受冻，玉花的妈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“再走，也走不出个生路！这是无主地，豁出命干一家伙，兴许还能闯出一条道道来！”

他们一家就在塘边搭了个三角草篷住下。玉花的爹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塘上摆弄。整整一年，他终于清理出了四、五亩地。又化了整整一年，把塘上一片砂砾、石卵、蟹洞铲除掉，接着是垦土、烧肥、下种……第三年，在他们的草篷篷前，一片丰茂的庄稼神话似的出现了。

一家人（除了玉花的妈，她居然拖过了这三年）守卫在清水塘边，晚上就睡在田塍上。他们怕霜把庄稼冻坏，怕大风刮得庄稼倒伏，怕地里的水悄悄从决口里漏掉，怕可能发生实际上不定会发生的一切。玉花的爹、玉花和她幸存的弟弟，仰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，听着噼噼啪啪庄稼拔节发长的响声，他们象喝了醇酒一样地沉醉。玉花的爹平日三天不讲一句话，这时忽然变得唠叨起来。他开始把自己的盘算，逐项逐项地告诉他的儿女：该给玉花的妈请一次医生；草篷要新修一个；要给玉花买几尺花布做一套衣服；儿子呢，早就吵着要一支石笔，这次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。他们谈着笑着，争论着。谈累了，一个一个睡着了。醒过来，又继续谈。

然而，不幸是贫苦人的孪生兄弟。

这天早上，玉花的爹特地赶到二十里外的小镇上，从一家茶馆里借到一份历书，翻了半晌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宜于收割的吉利日子。他难得地在镇上逛荡了半天，到粮行去问了收粮

的价钱，把预定要买的东西看了又看，直到太阳已经到了头顶心，他才兴冲冲地赶回清水塘。

一乘四人大轿，吆喝着，飞也似的在半路上赶过了他，直扑清水塘。轿子后面连奔带跑地跟着两个戴红顶瓜皮小帽、布袍马褂的中年人。玉花的爹头上轰地响了一声，耳里嗡嗡地吼鸣起来，无数金的星、蓝的星、红的星，在眼前飞迸爆炸。他在路边蹲下，用手捧着头，一种祸事来临的预感紧紧攫住他。对于这种预感他已经不陌生了，他相信，在预感的后面，不幸总是接踵而来。

他忽然跳起，凄厉地叫了一声，然后象一只吃惊的蛤蟆似的，一纵一纵地迅速向清水塘奔去。

刚奔到清水塘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穿着紫色缎袍，黑绸马褂上钉着玛瑙扣子，手里拿着桃木手杖，蜡黄的脸上留着老鼠须，正从轿里钻出来。玉花的爹一眼就认出来，他就是周围数十里赫赫有名的大地主钱善人。钱善人在田边踱了一阵，用手杖圈了几圈，在那两个穿长袍马褂的中年人耳边咕噜了几句，打了几个哈欠，坐着轿子又回去了。

玉花和她的弟弟，看见了爹，得救似的奔过来，扑在他身上。

那两个中年人，走到玉花的爹面前，尖利地打量了他一眼。其中一个麻脸，挤了挤鼻子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

“给你道喜啦！今年庄稼不坏呵！”

玉花的爹不作声，惊恐地盯着他们。

“这是我们钱家老太爷的地，刚才那位就是他老人家，他亲自来看这块地啦！他很称赞你，说你是庄稼上的一把好手，

他愿意把地借给你种!”

玉花的爹战战兢兢地分辩道：

“这个地本来就是无主的。县上还出过告示，谁开、谁种就归谁!”

那两人对望了一眼。还是那个麻子开口说：

“嘿嘿，你大概想地想扁头啦，这年月还有无主地？谁开、谁种就归了谁，哪有这种好事？”

另一个插嘴说：

“这里方圆八十里，都是我们钱老太爷的地，你就是骑了快马跑三天三夜，还在我们老太爷的地上。”

“我不管这许多!”玉花的爹绝望地叫起来，“这个地，我摆弄了三年啦，连鬼也没有来瞅过一眼，现在忽然冒出一个什么钱老太爷，把地说成他的！我上县衙门告他去!”

那两人一听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老狗，你还是多到外面走动走动，打听打听，别一头栽在清水塘里，死活不管！县老爷是谁？他还是我们钱老太爷的小外孙哩，你上县衙门去告谁呵!”

玉花的爹好象泄了气的皮球，一下全瘪了。他蹲下，痛苦地抱住头。

“钱老太爷已经留下话，”麻脸继续说，“种不种听便！种，马上得补办一个田契；不种，钱老太爷就把地收回，租给别人了，要地种的人比蚂蚁还多哩!”

玉花的爹抬起头，恶狠狠地睁着血红的眼睛：

“把地收回给别人种！我一把一把芦苇的拔，一棵一棵刺蓬的挖，镢头跟铁扒都挖成了小铁块，你们倒要把地收回，给

别人种!”

“你别冒火呵!”另一个装好人,“钱老太爷说得很清楚嘛,种,不种,都听你的!”

麻脸接嘴说:

“不过,种不种都得缴租子,前年的,钱老太爷客气,免了你的啦!就从去年的算起!”

“去年的,这里连棵秧影子都没有,还要缴租子!”玉花的爹突然跳起,揪住麻脸的马褂,就是一拳。那麻子没有提防,一个跟斗跌了个狗吃屎。

另一个惊慌地叫起来:

“喂,老狗,你怎么动手打人啊!”

玉花和她弟弟吓得哭了起来。

“爹!爹!”

“别叫!”玉花的爹喝了他们一声,“横直都是个活不成,我跟他们豁出拚啦!”玉花的爹从地上捡起钉耙,举起就打。

玉花的妈一直在草篷里听着外面的动静,这时拚死舍命地爬了出来,一把抱住玉花的爹,嚎啕大哭地叫:

“你怎么啦!我的亲人!稻草秆子还拗得过他们这些死榆木!”

那两个狗腿子,偷了这个空子,连滚带爬地逃走了。

当天晚上,玉花的爹把全家动员起来,抢着收割。他宁愿不种这块地,带着全家,象三年前那样,到处飘游,也不让自己血汗浇成的庄稼,落在狼心狗肺的地主手里。这是一个月色如银的夜晚,四野被月亮照得象镀了银似的闪闪发光。一家人毫无声响地割着庄稼,只有玉花的妈抽风箱一样的喘息声,

在寂静而凄凉的夜晚，清晰地响着。殷玉花一辈子忘不了这个夜晚，忘不了他们心里那种怨愤如死的强烈的感觉。

他们没有来得及把庄稼收割完，玉花的爹就被一群胸前背后缀着一个大清字的县丁抓走了。玉花的妈扑在县丁身上，大声地恳求道：

“别抓走他！老爷！求求你们！他没有做啥错事呀！天老爷难道没有长眼睛么？”

县丁象提小鸡似的，用三个指头把她摔在地上，走了。

玉花把她妈抬回草篷里。玉花的妈已经神智昏迷，躺在草堆上呢呢喃喃地发着呓语，手足不断地抽搐，高高的颧骨上透出了不祥的红晕。到了晚上，她忽然清醒过来，睁着眼，茫然地朝草篷外张望。田野上现在全是钱家的人，这里那里点着火把，忙着收拾那些已经割下和还没有割下的庄稼哩！

“现在可不能怪钱老太爷啦，他老人家生了气，传了话下来，一颗庄稼也不能留给你们！”那个被玉花的爹一拳打翻的麻子，幸灾乐祸地对玉花说。

可怜的玉花，她被接踵而来的许多打击弄糊涂了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为什么灾难相约似的都落在他们身上？为什么辛辛苦苦劳动的人，吃不到自己种的粮食，那些整天躺在大烟榻上的人，粮食却多得发霉生蛆呵！这一切对于十岁刚出头的玉花，毕竟是过于难解。她不明白。

玉花的弟弟已经睡着，只有玉花眼睁睁地守护着妈。玉花的妈伸出一只鸡爪似的手，把玉花拉到身边。她的眼睛发出奇异的绿色的亮光，直盯着玉花，久久不作声。

玉花害怕起来了。

“妈，你好一点了吗？”

玉花的妈脸上掠过一道痉挛，凄苦地笑了一笑：

“命，这一切都是命！命中注定没有的，拿到手，也要被人家抢掉！”

玉花的妈大声大声地喘哮起来，玉花连忙用手按摩她的胸口，那嶙嶙瘦骨一根一根地梗得玉花心里作痛。

“玉花，记住妈的话，以后嫁人，别嫁庄稼汉……你看见了么？”玉花的妈喘了一大阵，然后接着说：“嫁了人，也别生孩子！生了孩子我们拿什么来养呀！你也别怨你爹你妈，我们不想给你们吃好的，穿好的？就为了想给你剪几尺花布，你爹都说了几年，盼了几年，连做梦都梦见买了花布回来啦！”

再也忍不住的眼泪，沿着玉花的脸颊扑簌簌地直往下掉。

“妈，你别说啦！什么都别说啦！”她哽咽着说。

玉花的妈叹了口气：

“好，我不说了，我也没有力气说了！命，全都是命！唉，玉花呀玉花，我们娘母子两个该分手啦！”

玉花还没有来得及明白过来，玉花的妈突然全身抽搐，喉咙里涌起一串窒息的吼声，大口大口殷红的鲜血从嘴角边冒出来，不多一会便死了。

玉花和她弟弟在清水塘边挖了个土坑埋了她。半个月后，玉花的爹回来了。他完全变了样子，背驼了，头发全白了，眼睛里有一股阴森森的光芒。他坐在玉花的妈的坟前，整整两天两夜，不吃不喝，也不说话。

“爹，回去吧。”玉花恳求他。

玉花的爹好象死了似的，连眼皮子都没有动一动。

第三天，玉花的爹终于离开坟边，回到草篷来。他把玉花叫到面前。

“你走吧。”他突兀地说。

玉花吓了一跳。

“哪儿去？”

“到上海。上海来了人在县里招女工，我出牢的时候，替你报了名，立了约啦！”

玉花的爹从身上摸出一张纸，交给了玉花。

“我不去！爹，我不愿离开你！”殷玉花悲恐地喊。

玉花的爹脸上第一次闪现出感情的影子，这是三天里玉花所没有看到过的。

“去吧。”玉花的爹口气很温柔，“三个人一起饿死，犯不着！上海是好地方，那人说，到了上海，马路上走走，就可以捡到金子！”

“管它金子、银子，我不去；要去，我们一起去！”玉花呜咽着说。

玉花的爹摇了摇头。

“你妈在这儿，我不走了。”停停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你弟弟要大一点，我也就让他和你一起走。他太小了，你妈又最疼他，就让他跟我一起来陪陪你妈吧。”

不管玉花怎么恳求，哀告，始终没有动摇他的决心。

玉花就这样来到上海，当了英华烟厂烟叶间的女工。

三

殷玉花一跨上码头，便被上海五彩缤纷的印象所震慑。她睁着年轻的眼睛，贪婪地、惊恐地看着一切，努力想探查明白，这个将要决定她以后的生活，可能是一辈子生活的城市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：黄浦江上各色各样奇形怪状的外国船只；那四面通风丁当作响的电车（玉花是多么钦佩那些英雄的乘客呵！他们居然敢在电车行驶的时候跳上跳下！）；那些装饰华丽的私人马车、包车；那么多的外国人——法国的、英国的、葡萄牙的、德国的、美国的、日本的……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商店、酒馆、茶楼、妓院、游艺场、当铺、钱庄；那些一座比一座高大的楼房……看得殷玉花眼花缭乱，怵目惊心。她忽然产生一点希望：在这个人间天堂里也许真能找到一份比较象样的生活吧。

可惜她的这种幻想，并没有维持多久，踏进英华烟厂，立刻便被现实砸得粉碎。周围的那些女工，境遇也比她好不了多少呵！一样的贫穷，一样的挨饿受冻，一样的受折磨；所不同的，压在她们头上的不是地主，而是资本家：中国的资本家，以及骑在中国资本家头上的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资本家！

“妈说得对，一切都是命，命好的穿皮袄，住高楼，养儿育女！我们呢，可不是那份命！”

想到这里，玉花心安了，既然一切都是前世命定，还有什么可挣扎的？她带着一种近乎满意的心情，在烟厂一干就是七年。

就在她进厂的那年秋天，爆发了辛亥革命。工厂里，街头上，很乱了一阵子，殷玉花心里就象撞翻了一窠蚂蚁，慌慌的，麻麻的。她不明白这个辛亥革命到底会给她带来什么。皇帝下台了，各地又冒出了一大堆人：什么黎元洪啦，段祺瑞啦，曹锟啦，吴佩孚啦……照相馆的橱窗里老在换照片：一会儿是戴着烟囱似的高帽子的大总统，一会儿是戴着纸盒似的圆帽子的总司令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也是革命军？他们要革谁的命呢？这一切对于玉花都是个难猜的谜。但不久，她也就置之淡然而了。除了烟厂附近三区警署的门口，换来了戴硬边帽黑制服的警察，对江码头边的大营盘，每天不再出现操练的清兵，江南制造局以及黄浦江上的船只，卸下了黄龙旗，马路上有许多刚剪下的辫子，象一条一条死蛇丢在那儿，玉花在生活中再感不到其他变化。辛亥革命，它象胰子泡似的，带着奇异的色彩，在殷玉花年轻的心上闪烁了一下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
殷玉花在烟叶间干的活，是把烟叶当中的烟梗抽掉，然后送切丝间去切成烟丝。活儿看起来稀松平常，干起来却累人的很。烟梗抽不干净，固然要挨骂受罚，抽烟梗时，连带抽掉了烟叶，工头也饶不了你。工场间里整天飞扬着呛人的烟草屑。为了防止烟叶受潮发霉，门窗都关得死死的。黄梅时节，那种郁塞，就象将人连头带脚一齐兜着塞在一只不冷不热的湿袋子里似的。女工中间大半害着鼻窦炎和肺病。那些工龄比较长的女工，连嗅觉都失掉了，有的连呼吸也不得不依靠嘴巴来代替。

殷玉花在烟叶间是一个好劳动。她不爱说话，也不懂得在干活的时候偷懒使巧，干起活来的那股死心实意劲儿，跟她